北齊書

六

列傳第十五　北齊書二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魏蘭根

崔㥄 子瞻

魏蘭根鉅鹿下曲陽人也父伯成魏太山太守蘭根身長八尺儀皃奇偉汎覽群書誦左氏傳周易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歷定州長流參軍丁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

遺祠至今乃伐栢以爲櫬材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遭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殆於滅性後爲司空司徒二府記室參軍轉夏州平北府長史入爲司徒掾出除本郡太守並有當官之能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爲本郡都督率衆討茹茹以蘭根爲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户役同廝養官婚班齒

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
當憤惋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
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
入仕次叙一准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
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宗以奏聞事寢不
報軍還除冠軍將軍轉司徒右長史假節行豫
州事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
宛州俘其民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
根辭曰此縣界於強虜皇威未接無所適從故

成背叛今當寒者衣之飢者食之奈何將充僕隸乎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爲災犬牙不入岐境屬秦隴反叛蕭寶寅敗於涇州高平虜賊逼岐州州城民逼囚蘭根降賊寶寅至雍州收輯散亡兵威復振城民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持節假平西將軍都督涇州東秦南岐四州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尋入拜光祿大夫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

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縣河間邢杲反於青
兗之間杲蘭根之甥也復詔蘭根銜命慰勞杲
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除太府卿辭不拜轉
安東將軍中書令莊帝之將誅尒朱榮也蘭根
聞其計遂密告尒朱世隆榮死蘭根恐莊帝知
之憂懼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
蘭根乃託附之求得在外立功道習爲啓聞乃
以蘭根爲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井陘
時尒朱榮將侯深自范陽趣中山蘭根與戰大

敗走依勃海高乾屬兄弟舉義因在中山高祖
至以蘭根宿望深禮遇之中興初加車騎大將
軍尚書右僕射及高祖將入洛陽遣蘭根先至
京師時廢立未決令蘭根觀察魏後廢帝帝
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
黃門崔㥄同心固請於高祖言廢帝本是胡賊
所推今若仍立於理不允高祖不得已遂立武
帝廢帝素有德業而為蘭根等搆毀深為時
論所非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

縣侯邑七百户啓授兄子同達蘭根既預義勳
位居端揆至是始叙復岐州封永興縣侯邑千
户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於寺武帝大加譴
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天平初以病篤上
表求還鄉里魏帝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猶
以開府儀同門施行馬歸於本鄉二年卒時年
六十一贈冀定殷三州軍事定州刺史司徒公
侍中謚曰文宣蘭根雖以功名自立然善附會
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爲先是以不爲清論所許

長子相如祕書郎中以建義勳尋加將軍襲父爵遷安東將軍殷州別駕入為侍御史武定三年卒次子敬仲肅宗時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蘭根敬仲表訴帝以詔命既行難於追改擢敬仲為祠部郎中卒於章武太守蘭根族弟明朗頗涉經史粗有文性果遷大司馬府法曹參軍兼尚書金部郎中元顥入洛陽明朗為南道行臺郎中為顥所擒後棄顥逃還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賜爵鉅鹿侯永安末蘭根為河北行臺

引明朗爲左丞及蘭根中山之敗俱歸高祖中興
初拜撫軍將軍出爲安德太守後轉衛將軍右
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武定初爲顯祖諮議叅
軍出爲平陽太守爲御史所劾因被禁止遇病
卒明朗從弟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
叅軍稍迁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聘陳使副
還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謂
愔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
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爲之懼而愷情

皃埕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選一處愷荅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愔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爲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楊愔於路微自披陳楊荅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治方爲邊民悅服大寧

中卒於膠州刺史愷從子彥卿魏大司農季景之子武平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彥卿弟澹學識有詞藻武平初殿中御史迁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太子舍人著作郎撰後魏書九十二卷甚得史體時稱其善云

崔悛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休魏七兵尚書贈僕射悛狀皃偉麗善於容止少有名望爲當時所知初爲魏世宗挽郎釋褐太學博士永安中坐事免歸鄉里高祖於信都起義悛歸焉

高祖見之甚悦以為諮議參軍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遷將軍右光祿大夫高祖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稱普泰王賢明可以為社稷主悛曰若期明聖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中興普泰皆廢更立平陽王為帝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邑一千四百戶進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領黃門郎悛居門下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為御史糾劾因還鄉

里遇赦始出高祖以悛本預義旗復其黃門天
平初爲侍讀監典書尋除徐州刺史給廣宗部
曲三百淸河部曲千人悛性豪慢寵妾馮氏假
其威刑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悛爲常侍求人
修起居注或曰魏收輕薄之徒耳更引祖鴻勳
爲之既居樞要又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
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悛備刺史鹵簿而
送之使人相聞魏曰勿怪儀多稽古之力也收
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悛自以

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挫之罷州除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趙郡李渾嘗讌聚名輩詩酒正驩諱悛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爲洪鍾響胷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悛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傳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高祖葬後悛又竊言黃頷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悛言呈暹暹啓世宗絕悛朝謁悛要拜道左世宗

發怒曰黃頷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鏁悛赴晉陽而訊之悛不伏暹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悛在禁謂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子才出告悛子瞻云尊公意正應欲結姻於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爲言之於世宗曰崔悛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之世宗曰若免其性命猶當徙之遐裔元康曰悛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世宗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

曰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悛若在作所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世宗曰然則奈何元康曰崔悛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悛進謁奉謝世宗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黃頷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邑二百戶迴授第九弟約悛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妻李后爲博

陵王納悛妹爲妃勑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
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
貴悛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
出爲東兖州刺史復携馮氏之部悛尋遇偏風
而馮氏驕縱受納狼籍爲御史所劾與悛俱召
詣廷尉尋有別勑斬馮於都市悛以疾卒於獄
中年六十一悛歷覽群書兼有詞藻自中興
立後迄於武帝詔誥表檄多悛所爲然率性
豪侈溺於財色諸弟之間不能盡雍穆之美世

論以此譏之悽素與魏收不協收既專典國史悽恐被惡言乃悦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笑而憾不釋子瞻嗣

瞻字彥通聰朗強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發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嶽辟爲開府西閤祭酒崔暹爲中尉啓除御史以才望見收非其好也高祖入朝還晉陽被召與北海王師陪從俱爲諸子賔友仍爲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世宗崩祕未發喪顯祖命瞻

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其父㥄侍宴又勑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問邢邵等曰此詩何如其父咸云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讌罷共嗟賞之咸云今日之讌併爲崔瞻父子天保初兼并省吏部郎中尋丁憂起爲司徒屬楊愔欲引瞻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荅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

風流所以才華見没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
事旣施行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
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宥衞者肅然動容崔生堂
堂之皃亦當無媿裴子皇建元年除給事黃
門侍郎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友槩將東還
贍遺之書曰伏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
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贍患氣兼性
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數奏加征虜將軍除清
河邑中正肅宗踐祚皇太子就傅受業詔除太

子中庶子徵赴晉陽勑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勑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面受別旨曰雖有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爲後式太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瞻詞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来其見重如此還除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轉尚書吏部郎中因患取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瞻舉指

舒緩曹務繁劇遂附驛奏聞因而被代瞻遂
免歸鄉里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
禄大夫武平三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
督濟州軍事大理卿刺史謚曰文瞻性簡傲以
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
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别室獨飡處之自若有
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
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觀瞻食罷而
退明日裴自攜匕筯恣情飲噉瞻方謂裴云我

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
劉毅在京冒請鵝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
於是每與之同食㥄昆季仲文有學尚魏高陽
太守清河内史興和中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
文持馬尾以渡河波中乍没乍出高祖望見曰
崔掾也遽遣船赴接既濟勞之曰卿爲親爲君
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軍將軍天
保初拜散騎常侍光禄大夫七年卒年六十子偃
武平中歷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僎學識有

才思風調甚高武平中琅邪王大司馬中兵參軍參定五禮待詔文林館隋仁壽中卒於通直散騎常侍叔仁魏穎州刺史子彥武有識用朝歌令隋開皇初魏州刺史子偘魏末兼通直常侍聘梁使子極武平初太子僕卒於武德郡守子聿魏東莞太守子約司空祭酒悛族叔景鳳字鸞叔悛五世祖逞玄孫也景鳳涉學以醫術知名魏尚藥典御天保中譙州刺史景鳳兄景哲魏太中大夫司徒長史子國字法峻幼

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天保初尚藥典御乾明拜高陽郡太守太子家令武平假儀同三司卒於鴻臚卿浩峻以武平六年從駕在晉陽嘗語中書侍郎李德林云此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第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亦不及見也其精妙如此悛族子肇師魏尚書僕射亮之孫也父士太諫議大夫肇師少時踈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襲父

爵樂陵男釋褐開府東閤祭酒轉司空外兵參軍遷大司馬府記室參軍天平初轉通直侍郎爲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爲土賊崔迦葉等所虜欲逼與同事肇師執節不動諭以禍福賊遂捨之乃巡慰青部而還元象中數以中舍人接梁使武定中復兼中正員郎送梁使徐州還敕修起居注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副使轉中書舍人天保初參定禪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二年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蘭根早有名行爲時論所稱長孺方望之美見重當世並功參霸迹位遇通顯與李元忠盧文偉蓋義旗之人物歟魏之要幸附會崔以門地驕很雖有周公之美猶以爲累德況未足喻其高下也瞻詞韻溫雅風神秀發亦一時之領袖焉

贊曰崔魏才望見重霸初名教之跡其猶病諸彥通尚志家風有餘

列傳第十五　　　北齊書二十三



列傳第十六　　北齊書二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孫搴字彥舉樂安人也少厲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脩國史頻歷行臺郎以文才著稱崔祖螭反搴預焉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

會高祖西討登風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尋除左光祿大夫常領主簿世宗初欲之鄴摠知朝政高祖以其年少未許搴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世宗但加散騎常侍時又

大括燕恒雲朔顯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
爲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没
入其家於是所獲甚衆搴之計也搴學淺而行
薄邢邵嘗謂之曰更須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
足敵君羸卒數萬嘗服棘丸李諧等調之曰卿
棘刺應自足何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
季式召搴飲酒醉甚而卒時年五十二高祖
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高祖曰折我右臂仰覔
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季式舉陳元康以繼搴

馬贈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濟陰內史終於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康貴贈冀州刺史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五年從尚書令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縣男普泰中除主書加威烈將軍天保元年脩起居注二年遷司徒府記室參軍尤爲府公高昂所信待出爲瀛州開府司馬加輔國將軍所歷皆爲稱職高祖聞而徵焉稍被任使以爲相府

功曹參軍內掌機密高祖經綸大業軍務煩廣元康承受意旨甚濟速性又柔謹通解書事高祖嘗怒世宗於內親加毆蹋極口罵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刑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懇至于流涕高祖從此爲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之其敬憚如此高仲密之叛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將殺暹世宗匿而爲之諫請高祖曰我爲舍其命須與若手世宗乃出暹而謂元康曰卿若使崔

得杖無相見也暹在廷解衣將受罰元康趨入
歷階而昇且言文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有一
崔暹不能容忍耶高祖從而宥焉世宗入輔京
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
纂並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
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魏尚書僕射范陽盧道
虔女爲右衛將軍郭瓊子婦瓊以死罪沒官高
祖啓以賜元康爲妻元康乃棄故婦李氏識者
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希顏候意多有進舉而

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放責交易徧於州郡爲清論所譏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戰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涉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以功封安平縣子邑三百户尋除平南將軍通直常

侍轉大行臺郎中徙右丞及高祖疾篤謂世宗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死不瞑目高祖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世宗嗣事又見任待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別封昌國縣公邑一千戶侯景反世宗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曰今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世宗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剋世

宗乃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荅其書保無異也世宗乃任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世宗曰公匡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

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之定業世宗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世宗於是親征既至而剋賞元康金百鋌初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世宗頻讓不受乃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世宗恭應朝命元康以爲未可又謂魏收曰觀諸人語專欲誤王我向已啓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叨忝或得黃門郎但時事未可耳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以分元康權也元康既貪貨賄世宗內漸嫌之元康頗

亦自懼又欲用爲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
行屬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在
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蒼頭奴
蘭固成先掌廚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
十其人性躁又恃舊恩遂大忿恚與其同事阿
改謀害世宗阿改時事顯祖常執刀隨從云若
聞東齋叫聲即以加刃於顯祖是日值魏帝初建
東宮群官拜表事罷顯祖出東止車門別有所
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於盤下而殺

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傷重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楊愔狼狽走出季舒逃匿於廁庫眞紇舍樂扞賊死是時祕世宗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詔曰元康識超往哲才極時英千仞莫窺萬頃難測綜核戎政彌綸霸道草昧邵陵之謀翼贊河陽之會運籌定策盡力盡心進忠補過亡家徇國掃平逋寇廓清荆楚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處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大業未融山隤奄及悼

傷既切宜崇茂典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滄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縣一千户舊封並如故謚曰文穆賻物一千二百段大鴻臚監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公給元康毋李氏元康卒後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藏溫雅有鑒裁武平末假儀同三司給事黄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禮部侍郎大業初於彭城郡贊治元康弟諶官至大鴻臚次季璩鉅鹿太守轉美州別駕平秦

王歸彥反季璩守節不從因而遇害贈衛尉卿趙州刺史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小字輔國自序云本京兆杜陵人九世祖驁晉散騎常侍因使沒趙遂家焉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講授之際師每奇之同郡甄琛為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荅如響大為琛所歎異其子寬與弼為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

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於朝丞
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延昌中以軍功起家除
廣武將軍恒州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
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帶
廣陽王驃騎府法曹行參軍行臺度支郎中還
除光州曲城令爲政清靜務盡仁恕詞訟止息
遠近稱之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塗
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齎戎具道別車
載又令縣令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弼送所部

達北海郡州兵一時散亡唯弼所送不動他境叛兵並來攻劫欲與同去弼率所領親兵格鬬終莫肯從遂得俱達軍所軍司崔鍾以狀上聞其得人心如此普泰中吏曹下訪守令尤異弼已代還東萊太守王昕以弼應訪弼父在鄉爲賊所害弼行喪六年以常調除御史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領内正字臺中彈奏皆弼所爲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察然後施行還中軍將軍北豫州驃騎大將軍府司馬未之官儀同

竇泰揔戎西伐詔弼爲泰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鏁送晉陽高祖詰之曰竇中尉此行吾前具有法用乃違吾語自取敗亡尒何由不一言諫爭也弼對曰刀筆小生 唯文墨薄技便宜之事議所不及高祖益怒賴房謨諫而獲免左遷下灌鎮司馬元象初高祖徵弼爲大丞相府法曹行叅軍署記室事轉大行臺郎中尋加鎮南將軍高祖又引 弼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

紙即令宣讀彌嘗承開密勸高祖受魏禪高祖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彌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高祖罵之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彌行十步許呼還子炎亦蒙釋宥世子在京聞之語楊愔曰王左右賴有此人方正庶天下皆蒙其利豈獨吾家也彌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

之於高祖高祖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
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
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
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
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
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
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
內賊却討外寇高祖問內賊是誰弼曰諸勳貴
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不荅因令軍人皆張

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于時大恐因頓顙謝曰愚癡無智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後從高祖破西魏於邙山命爲露布弼手即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邑二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奉使詣闕魏帝見

之於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定是體道得真玄同齊物聞卿釋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寛佛性狹寛狹既別非二如何弼又對曰在寛成寛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寛非狹詔問曰既言成寛成狹何得非寛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寛對曰以非寛狹故能成寛狹寛狹所成雖異能成

恒上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平陽公淹爲并州刺史高祖又命弼帶并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雲臨波命鈎引沉鱗於大壑苟得其道爲工其事在物既爾理亦固然竊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寔衆流之江海乃群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

好雖從役軍府而不捨遊息鑽味既久斐文疊
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於舊說情發於中
而彰諸外輕以管窺遂成穿鑿無取於遊刃有
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解連環之結
本欲止於門內貽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私備
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蓋高之聽卑邇
言在察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令上所注老子謹
冐封呈并序如別詔荅云李君遊神冥窅獨觀
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群有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

成自已及物運行可以資用隆家寧國義屬斯文鄉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門馳騁玄肆既啓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户列門張途通性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所未悟遺老所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説歷覽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勑殺青編藏之延閣又上一本於高祖一本於世宗武定中遷衛尉卿會梁遣貞陽侯淵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率諸

軍討之詔彌爲軍司攝臺左右臨發世宗賜胡馬一匹語彌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恒自乘騎今方遠別聊以爲贈又令陳政務之要可爲鑒戒者錄一兩條彌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論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盡美世宗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明於寒山別與領軍潘樂攻拔梁潼州仍與岳等撫軍恤民合境傾賴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

佛理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卲祕書監魏收等並侍法筵勑弼昇師子座當衆敷演昭玄都僧達及僧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闗中 遺儀同王思政據潁州太尉高岳等攻之弼行潁州事攝行臺左丞時大軍在境調輸多費弼均其苦樂 公私兼舉大爲州民所稱潁州之平也世宗曰卿試論王思政所以被擒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

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世宗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吴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强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强强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既兼備衆勝鄙言可以還立世宗曰凡欲持論宜有定指那得廣包衆理欲以多端自固弼曰大王威德事兼衆美義博故言博非義外施言世宗曰若爾何故周年不下孤來即拔弼曰此蓋天意欲顯大王之功顯祖引爲兼長史加衛將軍轉中書令

仍長史進爵定陽縣侯增邑通前五百户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顯祖將受魏禪自晉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情踐祚之後勑命左右箱入柏閤以預定策之功遷驃騎將軍衞尉卿別封長安縣伯嘗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爲蛇畫足弼荅曰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末生復何獨致恠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奬故懼以將來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

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說勸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語安能使北辰降光謂龍宮韞櫝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邪云死之言澌精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澌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

以為無者神之在形亦非自矚離朱之明不能覩雖蔣濟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其斯與形

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爲無邪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毋有斯語群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辨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未見可以喪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邪云捨此適彼生生恒在周

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
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輿中途之
歎況曰聯體同氣化爲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
聖邪云鷹化爲鳩鼠變爲鴽黃母爲鱉皆是
生之類也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復然彼燭
弼曰鷹未化爲鳩鳩則非有鼠既二有何可兩
立光去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
何惑哉邪云欲使土化爲人木生眼鼻造化神
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爲螢老木爲蝎造化不

能譙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東何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往復再三邢卲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爲家客告弼謀反收下獄案治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絕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爲郎中封靜哲所訟事既上聞顯祖發怒遂徙弼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

反南北響應臨海鎮爲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
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顯祖嘉之勑行海州
事即所徙之州在州奏通陵道并韓信故道又
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鹹潮內引淡水勑
並依行轉徐州刺史未之任又除膠州刺史弼
儒雅寬恕尤曉吏職所在清潔爲吏民所懷耽
好玄理老而愈篤又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
名新注義苑並行於世弼性質直前在霸朝多
所匡正及顯祖作相致位僚首初聞揖讓之議

猶有諫言顯祖嘗問弼云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顯祖以爲此言譏我高德政居要不能下之乃於衆前面折去黃門在帝左右何得聞善不驚唯好減削抑挫德政深以爲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請屬大營婚嫁顯祖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愆失遂遣就州斬之時年六十九既而悔之驛追不及長子蕤第四子光遠從臨海鎮次子臺

鄉先從東豫州乾明初並得還鄴天統五年卒
贈弼使持節揚郢二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尚
書右僕射揚州刺史謚曰文肅蓺臺卿並有學
業臺卿文筆尤工見稱當世蓺字子美武平中
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末年吏部郎
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臺卿字少山歷中
書黃門侍郎兼大著作修國史武平末國子祭
酒領尚書左丞周武帝平齊命尚書左僕射陽
休之以下知名朝士十八人隨駕入關蓺兄弟

並不預此名臺鄉後雖被徵爲其聾疾放歸隋開皇中徵爲著作郎歲餘以年老致事詔許之特優其禮終身給祿未幾而終

史臣曰孫搴便藩左右處文墨之地入幕未久情義已深及倉卒致殞高祖折我右臂雖戎旋未卷愛惜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業太史公云非死者難處死者難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斯其義也元康以智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

義可謂得其地焉楊愔自謂異行奇才冠絕夷等弑逆之際趨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者亦難也顯祖弱齡藏器未為朝臣所知及北宮之難以年次推重故受終之議時未之許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怠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乎

贊曰彥舉驅馳才高行詖元康忠勇舍生存義卬卬輔玄思極談天道亡時晦身沒名全

列傳第十七　　北齊書二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父烈桑乾太守纂初事介朱榮又爲介朱兆都督長史爲兆使於高祖遂被顧識高祖舉義山東劉延據相州拒守時纂亦在其中高祖攻而拔之而纂參丞相軍事纂性便僻左右出內稍見親待仍補行臺郎中高祖啓減國封分賞文武纂隨例封壽張伯魏武帝末高祖赴洛以趙郡公琛爲行臺守晉陽以纂爲右丞轉相府功曹參軍事除右光祿大夫使於茹茹茹茹以銜命稱旨歷中外 丞相二

府從事中郎邙山之役大獲俘虜高祖令纂部
送京師魏帝賜絹五百疋封武安縣伯復爲高
祖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行達晉
州忽值寒雨士卒飢凍至有死者州以邊禁不
聽入城于時纂爲別使遇見輙令開門内之分
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高祖聞而善之纂
事高祖二十餘歲傳通教令甚見親賞世宗嗣
位侯景作亂潁川招引西魏以纂爲南道行臺
與諸將率討之還除瀛州刺史會世宗入爲太

子少傅後與平原王段孝先行臺尚書辛術等
攻圍東楚仍拔廣陵涇州數城賊帥東方白額
授儀同三司監築長城大使領步騎數千鎮防
北境還遷護軍將尋卒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少有幹用初事尒
朱兆拜平遠將軍以功封隰城縣伯邑五百户
高祖討兆於晉陽兆奔秀容兆左右皆密通誠
款唯亮獨無啓䟽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
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

伯德伏屍而哭高祖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事漸見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爲世宗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爲臺郎而常在高祖左右遷行臺右丞高仲密之叛也與大司徒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舡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鏁鏁頭施釘火舡將至即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鏁向岸火舡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琡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

君其爲幽州乎數月亮出爲幽州刺史屬侯景叛除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尋加都督潁等十一州諸軍事兼行臺殿中尚書轉都督二豫揚潁等八州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潁陽等七城皆下之亮性質直勤力彊濟深爲高祖世宗所信委以腹心之任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諸州咸有黷貨之聞武定末徵拜侍中汾州大中正天保初授光祿勳加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別封安定縣男轉中領軍尋卒於位
贈司空公
張耀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父鳳晉州長史耀
少而貞謹頗曉吏職解褐給事中轉司徒水曹
行參軍義旗建高祖擢爲中軍大都督韓軌府
長史及軌除瀛冀二州刺史又以耀爲軌諮議
參軍後爲御史所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
罪掛網者百有餘人唯耀以清白獨免徵爲丞
相府倉曹屬祖嗣事遷相府掾天保初賜爵都

亭鄉男攝倉庫二曹事諸有賜給常使耀典之
轉祕書丞遷尚書右丞顯祖曾因近出令耀居
守帝夜還耀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
久之催迫甚急耀以夜深眞僞難辯須火至面
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學郅
君章也乃使耀前開門然後入深嗟賞之賜以
錦采出爲南青州刺史未之任肅宗輔政累遷
祕書監耀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
有過每得祿賜散之宗族性節儉率車素服飲

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慕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耀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邪耀曰何爲然乎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厲已温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天統元年世祖臨朝耀奏事遇暴疾仆於御前帝下座臨視呼數聲不應帝泣曰豈失我良臣也旬日卒時年六十三詔稱耀忠貞平直温恭廉慎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燕州刺史謚曰貞簡

趙起字興洛廣平人也父達幽州録事參軍起性沉謹有幹用義旗建高祖以段榮爲定州刺史以起爲榮典籤除奉車都尉天平中徵爲相府騎曹累加中散大夫世宗嗣事出爲建州刺史累遷侍中起高祖世頻爲相府騎兵二局典知兵馬十有餘年至顯祖即祚之後起罷州還闕雖歷位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内驅使居腹心之寄與二張相亞出爲西兖州刺史糺刻禁止歲餘以無驗獲免河清二年徵還晉

陽三年又加祠部尚書開府天統初轉太常卿
食琅邪郡幹二年除滄州刺史加六州都督武
平中卒於官

徐遠字彥遐廣寧石門人也其先出自廣平曾
祖定為雲中軍將平朔戍主因家於朔遠少習
吏事郡辟功曹未幾與太守率戶赴義旗署防
城都督除癭陶縣令高祖以遠閑習書計命為
丞相騎兵參軍事常征伐克濟軍務深為高祖
所知累歷鉅鹿陳留二郡太守天保初為御史

所刻遇赦免沉廢二年顯祖以遠勳舊將用爲領軍府長史累遷東徐州刺史入爲太中大夫河清初加衞將軍二年除使持節都督東楚州諸軍事東楚州刺史天統二年授儀同三司衞尉四年加開府右光禄大夫武平初卒遠爲治寬和有恩惠至東楚其年冬邑郭大火城民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爲經營皆得安立長子世榮中書舍人黄門侍郎

王峻字巒嵩高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略高祖以爲

相府墨曹參軍坐事去官久之顯祖爲儀同開府引爲城局參軍累遷恒州大中正世宗相府外兵參軍隨諸軍平淮陰賜爵北平縣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爲民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發常出其不意要擊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失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分命將士要其行路失韋果至大破之虜其首帥而還因厚加恩禮放遣之失韋遂獻誠欵朝貢不絕

峻有力焉初茹茹主菴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度其必來預爲之備未幾菴羅辰到頓軍城西峻乃設奇伏大破之獲其名王郁久閭豆拔提等數十人送於京師菴羅辰於此遁走帝甚嘉之遷祕書監廢帝即位除洛州刺史河陽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洛州西界掘長塹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間諜河清元年徵拜祠部尚書詔詣晉陽檢校兵馬俄而還鄴轉太僕卿及車駕巡幸常與吏部尚書尉瑾輔皇太子諸親王同

知後事仍賜食梁郡幹遷侍中除都官尚書及
周師寇逼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叡武興王
晉等自鄴率衆赴河陽禦之車駕幸洛陽以懸
瓠爲周人所據復詔峻爲南道行臺與婁叡率
軍南討未至周師棄城走仍使慰輯永郢二州
四年春還京師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粮
有司依格處斬家口配沒特詔決鞭一百除名
配甲坊蠲其家口又會赦免停廢私門天統三年
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武平初除

侍中四年卒贈司空公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爲小部酋帥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葛榮榮授基濟北王寧州刺史後葛榮破而基據城不下尒朱榮遣使喻之然後始降榮後以爲府從事中郎令率衆鎮磨川榮死紇豆陵步藩虜基歸河西後逃歸尒朱兆高祖平兆以基爲都督除義寧太守基先於葛榮軍與周文帝據有關中高祖遣基與長史侯景同使於周文帝留基不遣基後逃歸

除冀州長史後行肆州事元象初累遷南益州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歛然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興和四年冬爲奴所害時年六十五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紘少好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楊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年十五隨父在

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爲當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爲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世宗召爲庫直除奉朝請世宗暴崩紘冒刃捍禦以忠節賜爵平春縣男賚帛七百段綾錦五十疋錢三萬幷金帶駿馬仍除晉陽令天保初加寧遠將軍頗爲顯祖所知待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

哉大樂紘對曰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為大苦紘曰長夜荒飲不寤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尒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弟舍樂死尒何為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斫輕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紘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曰楊遵彥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冒死效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刀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乾明元年昭帝作相

補中外府功曹參軍事皇建元年進爵義陽縣子河清三年與諸將征突厥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射聲校尉四遷散騎常侍武平初開府儀同三司紘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中男彊弩多據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己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五年陳人寇淮南詔

令羣官共議御捍封輔相請出討擊紘曰宫軍頻經失利人情騷動若復興兵極武出頓江淮恐北狄惡寇乘我之弊傾國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偽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人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於周使還卽正未幾而卒紘好著述作鑒誡二十四篇頗有文義

史臣曰張纂等竝趨事霸朝申其功用皆有齊

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關駐蹕
有古人風焉
贊曰纂亮曜起徐遠紘峻奉日高昇凌風遠
振樹一死拒關終明信順

列傳第十七　　北齊書二十五

列傳第十八　　北齊書二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薛琡

敬顯儁

平鑒

薛琡字曇珍河南人其先代人本姓叱干氏父豹子魏徐州刺史琡形皃魁偉少以幹用稱爲典客令每引客見儀望甚美魏帝召而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皃秀異後當升進以處何官琡

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正元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有犯法者未加搒掠直以辭理窮覈多得其情於是豪猾畏威事務簡靜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華林理問寃滯洛陽繫獄唯有三人魏孝明嘉之賜縑百疋遷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任非其器為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便義均

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
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見
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
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
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
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
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
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穆討邢杲也以瑗爲
行臺尚書時元顥已據鄴城天穆集文武議其

所先議者咸以杲衆甚盛宜先經略琡以爲邢杲聚衆無名雖强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稱義舉此恐難測杲鼠盜狗竊非有遠志宜先討顥天穆以羣情所欲遂先討杲杲降軍還顥入洛天穆謂琡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高祖引爲丞相長史琡宿有能名深被禮遇軍國之事多所聞知琡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高祖大舉西伐將度蒲津琡諫曰西賊連年飢饉無可食啗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司徒已

圍陜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年季麥秋人民盡應餓死寶炬黑獺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承之高祖皆不納遂有沙苑之敗累遷尚書僕射卒臨終敕其子斂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彫飾但用麻爲流蘇繩用網絡而已明器等物並一不令置琡久在省闥閑明簿領當官剖斷

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似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法舞文深情刻薄多所傷害士民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婬逸放恣昂初與姦通後納以為婦惑其讒言逐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家內怨忿竟相告列深為世所譏鄙贈青州刺史

敬顯儁字孝英平陽人少英俠有節操交結豪傑為羽林監高祖臨晉州儁因使謁見與語說之乃啓為別駕及義舉以儁為行臺倉部郎中

從攻鄴令儁督造土山城拔又從平西胡轉都
官尚書與諸將征討累有功又從高祖平寇難
破周文帝敗侯景平壽春定淮南又略地三江
口多築城戍累除兖州刺史卒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
敏頗有志力受學於徐遵明不爲章句雖崇儒
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盜賊蜂起見天下將亂
乃之洛陽與慕容儼騎馬爲友鑒性巧夜則胡
畫以供衣食謂其宗親曰運有污隆亂極則治

并州戎馬之地尒朱王命世之雄杖義建旗奉辭問罪勞忠竭力今也其時遂相率奔尒朱榮於晉陽因陳靜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即署參軍前鋒從平鞏密毎陣先登除撫軍襄州刺史高祖起義信都鑒自歸高祖謂鑒曰者皇綱中弛公已早竭忠誠今尒朱披猖又能去逆從善揺落之時方識松筠即啓授征西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防遏西寇朝廷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是時親築之城糧仗未集

舊來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內有一井隨汲即竭鑒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有井泉涌溢合城取之魏師敗還以功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時和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鑒愛妾劉氏鑒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作計不得不然由是除齊州刺史鑒歷牧八州再臨懷州所在爲吏所思立碑頌德入爲都官尚書令



列傳第十八　北齊書二十六

列傳第十九　　北齊書二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種也雄

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授普太尉率部下降魏授後將軍第二領人酋長高祖起義普遠通誠款高祖甚嘉之斛斯椿逼帝西出授司空秦州刺史據覆𩊠城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來奔高祖躬自迎接授普河西公累遷太尉朔州刺史卒

子洛字受洛干豪壯有武藝騎射過人爲鄉閭所伏拔陵反隨父歸順除顯武將軍隨尒朱榮每有戰功累遷汾州刺史驃騎將軍及起義信

都遠送誠款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優其禮除
撫軍兼靈州刺史武帝入關除左僕射天平中
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與諸將
圍獨孤如願於金墉及河陰之戰並有功高祖
以其父普尊老將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
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此役也諸軍北
渡橋洛以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
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壯名其所
營地爲回洛城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時當世

推爲名將與和初卒
可朱渾元字通元自云遼東人世爲渠帥魏時
擁衆内附曾祖護野肱終於懷朔鎭將遂家焉
元寛仁有武略少與高祖相知北邊擾亂遂將
家屬赴定州値鮮于修禮作亂元擁衆屬焉葛
榮併修禮復以元爲梁王遂奔尒朱榮以爲別
將隷天光征關中以功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
之殺賀拔岳也周文帝率岳所部還共圖悅元
時助悅悅走元收其衆入據秦州爲周攻圍苦

戰結盟而罷元既早遇高祖知遇兼其母兄在東嘗有思歸之志恒遣表疏與高祖陰相往來周文攻圍苦急元智勇知元懷貳發兵攻之元乃率所部發自渭州西北渡烏蘭津周文頻遣兵邀之元戰必摧之引軍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泥女壻劉豐與元深相交結元因說豐以高祖英武非常剋成大業豐自此便有委質之心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高祖聞其來也遣平陽守高嵩持環一枚以

賜元幷運資糧遠遣候接元至晉陽引見執手賜帛千疋幷奴婢田宅兄弟四人先在幷州者進官爵元所部督將皆賞以爵邑封元縣公除車騎大將軍討西魏儀同金祚皇甫智達於東雍擒之遷幷州刺史又與諸將征伐頻有剋捷降下天保初封扶風王頻從顯祖討山胡茹茹累有戰功遷太師薨贈假黃鉞太宰録尚書元善於御衆行軍用兵務在持重前後出征未嘗負敗及卒朝廷深悼之皇建初配享世宗廟庭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
有口辯好說兵事破六韓拔陵之亂豐以守城
之功除普樂太守魏永安初除靈州鎮城大都
督周文授以衛大將軍豐不受乃遣攻圍不剋
豐遂慕高祖威德乃率戶數萬來奔高祖上豐
爲平西南汾州刺史遂與諸將征討平定寇亂
又從高祖破周文於河陰豐功居多高祖執手
嗟賞久爲左衛將軍出除殺州王思政據長社
世宗命豐與清河王岳攻之豐建水攻之策遂

遏淯水以灌之水長魚鱉皆游焉九月至四月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游水向土山為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鉤之並為敵人所害豐壯勇善戰為諸將所推死之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曰忠子曄嗣

破六韓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也右谷蠡王潘六奚沒於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為氏

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其父孔雀世
襲酋長孔雀少驍勇時宗人拔陵爲亂以孔雀
爲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一萬人降
於尒朱榮詔加平北將軍第一領民酋長卒常
沉敏有膽略善騎射累遷平西將軍高祖起義
常爲附化守與万俟受洛干東歸高祖嘉之上
爲撫軍與諸將征討又從高祖攻擊諸寇累遷
車騎大將軍開府封平陽公除洛州刺史常啓
世宗曰常自鎮河陽以來頻出關只大谷道北

制巳北洛州巳南所有要害頗所知悉而太谷南口去荆路踰一百經赤工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絶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餼唯經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勝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遠還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楊志百家呼延三鎮常秩滿還晉陽拜太保滄州刺史卒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民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任俠魏正

光中隴右賊起詔雍州刺史元猛討之召募狼
家以為軍導祚應選以軍功累遷龍驤將軍靈
州刺史高祖舉義尒朱天光率關右之衆與仲
遠等北抗義師天光留祚東秦摠督三州鎮靜
二州天光敗歸高祖除車騎大將軍邛山之戰
以大都督從破西軍祚除華州刺史加開府儀
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
韋子粲字暉茂京兆人曾祖閬魏咸陽守父雋
都水使者子粲仕郡功曹史累遷為大行臺郎

中從尒朱天光平關右周武入關以爲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將出討城陷子弟俱被獲送晉陽蒙放免以纂爲并州長史累遷豫州刺史卒初子纂兄弟十三人子姪親屬闔門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纂陷城不能死難多致誅滅歸國獲存唯與弟道諧二人而已諧與纂俱入國纂富貴之後遂特棄道諧令其異居所得廩祿略不相及其不顧恩義如此

列傳第二十　　北齊書二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元坦祖魏獻文皇帝咸陽王禧第七子禧誅後

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數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之坦兄弟爲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旣長且賢慮其代巳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巳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

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坦
歷司徒太尉大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正
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
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爲特進
出爲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稅
外別先責絹五疋然後爲受性好畋漁無日不
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
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太常齊天
保初准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

三司坐子世寳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
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
北營州死配所
元斌字善集祖魏獻文皇帝父高陽王雍從孝
莊於河陰遇害斌少襲祖爵歷位侍中尚書左
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爲齊文
襄愛賞齊天保初准例降爵爲高陽縣公拜
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狼河以
罪賜死

元孝友祖魏太武皇帝兄臨淮王譚無子令孝友襲爵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温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宴文襄於華林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奉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隣百家之内有師二十五人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蚕食此之爲弊久矣

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為於四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二十四萬匹十五丁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隂教聿脩繼嗣

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
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
妾媵習以爲常婦人不幸生逢今世舉朝既是
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
離索身事迍邅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姑姊
逢迎必相勸以妬忌以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
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
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
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

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絶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盗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

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皂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之像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

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禄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宫出與元暉業同被害

元暉業字紹遠魏景穆皇帝之玄孫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録尚書事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

復圖全唯事飲噉一日一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兎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辯宗錄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駡元歆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即知死也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亦斬臨淮

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沉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問位諫議大夫莊帝幸洛南昭業立於閶闔門外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免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謚曰文侯

元弼字輔宗魏司空之子性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內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中爲侍中弼上

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元元
年子暉業許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
徒公諡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
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告
暉業終如其言也

元韶字世胄魏孝莊之後避尒朱之難匿於嵩
山性好學美容儀初尒朱榮將入洛父劭恐以
韶寄所親滎陽太常鄭仲明仲明尋爲城人所
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

難路中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
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乎僧
副舉刃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隱
於私家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
神武帝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
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馬瑙榼容
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
録尚書司州牧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為縣
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

臨人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脩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帝剃韶鬚髯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我以彭城爲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嚙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並無遺焉或父祖爲王或身常貴顯

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

賛曰元氏蕃熾憑慈慶靈道隨終運命偶淫刑

列傳第二十　　北齊書二十八

此卷牽合北史而成

列傳第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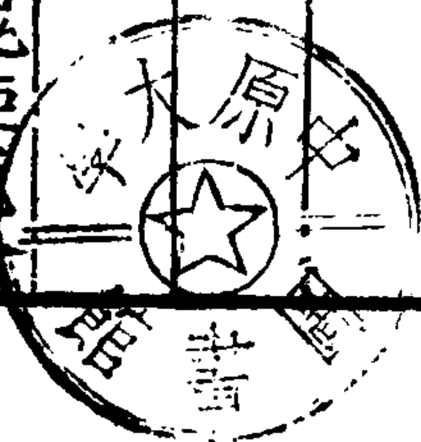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李渾 子湛 渾弟繪 族子公緒

李璵 弟瑾 族弟曉

鄭述祖 子元德

李渾字季初趙郡栢人人也曾祖靈魏鉅鹿公父遵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害遵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乃謝病求爲青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



王昕俱奉老母携弟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尒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論者以爲知機永安初除散騎常侍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爲征東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而社客宿將多謀諸城各自保固壁清野時議有異同渾曰社客賊之根本圍城復踰晦朔烏合之衆易可崩離若簡練驍勇銜枚夜襲徑趣營下出其不意咄嗟之間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何意冒熱攻城疲損軍士諸將遲疑

渾乃決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散生擒社客斬首送洛海隅清定後除光祿大夫兼常侍甥使至粱粱武謂之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常侍曾經將領今復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使還爲東都守以贓徵還世宗使武士提以入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耶世宗笑而捨之天保初除太子少保邢邵爲少師楊愔爲少傅論者爲榮以參禪代儀注賜涇陽男刪定麟趾格尋除海州刺史土人反共攻州

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時旱久涸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應時駭散渾督勵將士捕斬渠帥渾妾郭氏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官卒

子湛字處元涉獵於文史有家風爲太子舍人兼常侍聘陳渾與弟繪偉俱爲聘梁使至湛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門

繪字敬文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閒而輒竊用未

幾遂通急就章内外異之以為非常兒也及長
儀皃端偉神情朗儁河間邢晏即繪舅也與繪
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君披雲霧如對珠玉宅
相之寄良在此生齊王蕭寶寅引為主簿記室
專管表檄待以賓友之禮司徒高邕辟為從
事中郎徵至洛時勑侍中西河王祕書監常
景選儒學十人緝撰五禮繪與太原王乂同掌
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
騫裴伯莊魏收盧元明等俱為録議素長筆

扎尤能傳受緝綴詞議簡舉可觀天平初世宗用為丞相司馬每罷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為羣僚之首音辭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武定初兼常侍為聘梁使至梁武帝問繪高相今在何處繪曰今在晉陽肅遏邊寇梁武曰黑獺若為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曰黑獺遊魂關右人神厭毒連歲凶災百姓懷土丞相奇略不世畜銳觀釁攻昧取亡勢必不遠梁武曰如卿言極佳與梁人泛言氏族袁狎曰

未若我本出自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大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平南將軍高陽内史郡境舊有猛獸民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鬭死咸以爲化感所致皆請申上繪不聽高祖東巡郡國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慰之曰孤在晉知山東守唯卿一人用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至不次河間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

鴝羽繪荅書曰鴝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是時世宗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既不果咸謂由此書天保初為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而屈滯

公緒字穆叔渾族兄藉之子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冀州司馬疾去官後以侍御史徵不至卒公緒沉冥樂道不關世務故誓心不仕尤善陰陽圖緯之學嘗語人云吾每觀齊之分野福德

不多國家世祚終於四七帝年則及亡之歲上
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潛居自待雅好
著書撰典言十卷又撰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
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語十三卷並
行於世

李璵字道璠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之五世
孫父韶並有重名於魏代璵溫雅有識量釋褐
太尉行參軍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遷都於鄴留
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宮廟材木以明幹見稱

累遷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稱老疾不求仕齊受禪進爵兼前將軍導從於圓丘行禮璵意不願榮名兩朝雖以宿舊被徵過事即絕朝請天保四年卒子詮韞誦韞無行誦以妻穆提婆子懷廆超遷臨漳令儀同三司韞與陸令萱女弟私通令萱奏授太子舍人弟璀字道瑜名在魏書才識之美見稱當代璀六子彥之倩之壽之禮之行之疑之並有器望行之與兄弟深相友愛又風素夷簡爲士友所稱范陽

盧思道是其舅子嘗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陽有世親形骸預冠蓋思出風塵時人以為實錄

璵從弟曉字仁略魏太尉虔子學涉有思理釋褐員外侍郎尒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為鼠所噬遂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及遷都鄴曉便寓居清河託從母兄崔㥄宅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安居訓勗子姪無復宦情武定末以世道方泰乃入都從仕除頓丘守卒

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祖羲魏中書令父

道昭魏祕書監述祖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舉釋褐司空行參軍天保初累遷太子少師儀同三司兖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令於鄭兖州見之矣初述祖父爲兖州於城南小山起齊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執之以歸首

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内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盛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未貴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必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遂

卒於州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
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
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
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之
子元德多藝術官至琅邪守
元德從父弟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名望
世宗引爲館客歷太子舍人崔昂妻即元禮之
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
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禮比來詩詠亦當不減

魏收荅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䟽於婦弟元禮入周卒終始州別駕

列傳第二十一　北齊書二十九

此卷雖非北史而無論賛疑尚非正史